

疾病、勞動與生病的身體：農民工的傷與病

朱胤慈

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中國研究學程碩士生

回歸到台灣舊有的日常生活，我經常想起在海的那一端的朋友們，兩個月的時間說長不長，說短卻是真的，這些日子轉眼就過，彷彿我才剛出發去中國田野，此刻又回到了台灣。在這兩個月的時間，認識了來自大江南北的各地朋友，有了他們，原本地圖上陌生的地名，現在有了意義。

北京

2010年8月6日，我從桃園機場經香港飛到北京首都機場，在朋友的介紹之下，去北京的社會主義學院上了幾天的課，課程主題不脫政治和經濟議題，包括最近討論最熱烈的ECFA。課程內容中詳細分析了ECFA簽訂之後對於中國和台灣分別的經濟影響，對於不是很瞭解這項經濟協定的人會有一定程度的幫助。另外，因為有大學同學在北京大學唸書，在這段時間他也帶我熟悉了一下北大的環境。北大的百年講堂經常有一些藝文表演活動，價格又十分低廉，加上校內國際交流活動很多，尤其使我印象深刻。另外，在清晨的未名湖畔，也可見認真唸書的學生，拿著書或者大聲地唸著英文，這也讓人驚訝於他們的認真與刻苦，而我聽說北京大學有相當高比例的貧困生就讀。林柏儀在台灣立報專欄文章曾引用1995年出版的《落淚是金》：「今天的北大是全國規模最大、實力最強的一所綜合高校。今天的北大還是全國兩千多所高校中貧困生人數最多的一所大學。你不相信？但它是事實。北大的在校貧困生每年都在三千至四千人之間。」所謂的「貧困

生」，標準可不隨便，是指「家庭所得在每月150元人民幣以下」的學生。¹如果1995年貧困生的情況就如此嚴重，那現在呢？根據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在2006年做的一項研究顯示：「2006年，有六成貧困高考生湊不齊學費，包括生活費在內，平均每年每個貧困高考學生家庭的子女的教育支出在6780元左右，而他們的平均家庭總收入只有4756元，超過三分之二的家庭入不敷出。81%的家庭總收入尚不足以支付子女的教育費用，10.2%的家庭的教育支出比例高達79.8%，只有4.7%的家庭的教育支出比例在40%以內。」²如果教育不足以支撐一個社會的階級流動，如果教育不再帶來向上流動的希望，反而是一種沈重的家庭經濟負擔，恐怕是會出問題的。而我自己跟這邊朋友聊天的心得是，他們大多時候都將自己的收入花在下一代的教育上，因為他們覺得會唸書才會有希望，「不要像我這樣，都沒念什麼書」。如果教育這個傳統被認為是向上流動的途徑又再度被堵死，這些人未來的希望又該放在哪？

廣州

離開北京之後，我轉往香港從深圳羅湖進到中國，在深圳待了幾天之後便轉往廣州，去拜訪廣州市的獨特的空間——城中村。根據2010年廣東羊城晚報集團旗下《新快報》調查指出，廣州有大小城中村高達139個。雖然其他地方諸如北京和上海也有城中村，但沒有像廣州一樣這麼具規模。它是一個小型的社會，在裡面有自己的經

¹ 參考《台灣立報》：2010/11/09，〈剖析中國大學生貧窮化——從《落淚是金》與《蟻族》談起〉。

² 參考中華碩博網，〈貧困生調查報告顯示6成貧困高考生湊不齊學費〉http://zx.china-b.com/gkzx/20090308/628819_1.html

濟活動、文化和休閒方式，有別於一般的城市或農村生活。在廣州中山大學附近就有好幾個城中村，包括新舊鳳凰村、康樂村、下渡村等，中大地鐵站到客村地鐵站這兩站之間的距離，密密麻麻都是城中村範圍，後來比較熟悉環境之後，我經常一個人從康樂村這邊的入口進去，一路走到客村站再出來。

雖然這不是第一次進城中村，但畢竟上一次進城中村是兩三年前的事，是由所上老師帶隊還有一票同學一起去，然後也有當地的老師幫忙解說，這次則是自己一個人闖蕩，心裡顯得有些緊張。再加上城中村空間分佈很複雜，不熟悉環境的話很容易在裡面迷路，我就曾經在康樂村裡走了一個小時還找不到出來的路，而問路不一定有用，因為裡面的街巷分佈很複雜，往往人家說得很清楚，但聽得很模糊，拐過一個彎又是不同的街景。想起老師朋友的警告，心裡又會更加著急，想著人身安全的問題，胡思亂想很多事情，後來幸好是在天色完全暗下來之前找到出來的路。後來跟這邊的學生聊起這件事情，他們也說自己不會晚上去城中村，「為什麼？」「因為不太安

全。」

在康樂村裡，隨處可見到一種醫療場所，門面玻璃上貼滿了所有可治的病，看來似乎包治百病，諸如中醫方面的肩頸腰腿痛，婦科的月經不調、不孕症、白帶多，男科的前列腺炎，一般的皮膚病都可以治，還有牙科也在治療的範圍內。另外藥局也隨處可見，普遍來說，一家小的私人診所附近都會開設一到兩家的藥局，門面上會貼上許多廣告和藥品介紹。

在康樂村也經常可以見到處理跌打損傷的診療空間，通常都不大，就一個兩三坪的空間，放張小床和一張椅子桌子，床前有簾子稍稍可以遮住病人。跟前面所述的一般私人診所不同，這類型的小診療間沒有證照和牌照，大多處理一些筋骨上的問題。但這些其實都是處於地方管理的模糊空間，一旦風聲緊一點，就會關掉躲避風聲。在我田野的過程中，就曾經遇到幾次城管和公安正在查小姐、查住房，這些平日會開的小診間都拉下鐵門不做生意，但隔天去的時候，仍然好端端地開門營業。這之間的收與放，著實讓我疑惑了許久。



康樂村的私人診所，門上貼著能治的病，看起來就像包治百病。

在廣州另外一個經常去的城中村則是位於天河區的石牌村，這是廣州最大也是歷史最久的城中村，位於廣州中心商業區最熱鬧的地方，附近有商城、電影院和電子城。³ 如果要比較康樂村和石牌村，我會說石牌村更符合一般人對城中村的想像。從崗頂站走出來，觸目所及皆是現代化的高樓大廈，附近還有天河最熱鬧的電子城，來來往往的都是穿著入時的男女，很難想像這邊會有城中村。但走進石牌村的牌坊，真正進入石牌村的範圍時，就會突然發現所見景觀一下子就改變了，陽光驟然不見了，所能見的只有建築物與建築物空隙之間透出窄窄的陽光，空氣也不怎麼流通。而在狹窄的街道行走，一方面要躲避來往的行人，另外一方面也要注意來往的電動車和麵包車，在他們的吆喝聲中驚險地閃過時，都會發現自己驚出一身冷汗。而下雨時情況會更糟，因為下雨的關係路更加泥濘，加上排水不佳，一下雨城中村裡就開始積水，衛生條件不是很好。有一次為著躲雨，一個很熱情的麻辣燙店老闆娘邀我進去她店裡坐，而為著禮貌，我就點了幾串麻辣燙。在吃的時候，跟老闆、老闆娘聊起這邊的生活環境，他們抱怨起這裡的潮濕，還有飛漲的房價。因為廣州市政府這幾年大力在推動城中村改造計畫，「所以很多人都聚集到這邊來啦，現在租房這邊也不便宜呢。」而談到看病、醫療問題，更是不住地抱怨看病的昂貴與花時間。老闆直言：「看什麼病？我身體好得很，偶爾喝些涼茶就好。」在廣東地區，喝涼茶的風氣很盛，廣州市內到處可見涼茶舖，諸如黃飛龍、平安堂等等連鎖涼茶舖。

除了自己進入城中村調查觀察之外，因為學姊的介紹，我跟廣州中山大學公民與社會發展研究中心⁴ (ICS)的人也有聯繫，經常與那邊的學生接觸，他們有時跟我一起去城中村做調查，我也經常參與他們的緩慢閱讀(slow reading)讀書會，或者校內演講等等的活動，也在當地老師的邀請之下參與了NGO組織的發展教育工作坊，另外也曾

參加《南方周末》辦的關於社會企業責任的座談會，收穫很大，也充分地感受到當地NGO組織的動能。在跟當地學生接觸的過程中，我發現對岸的學生對於台灣社會，尤其是社會生活方面非常好奇。他們經常問我的，除了最為敏感的政治問題，也包括兩岸年輕人究竟有哪些差異，一般年輕人都吃些什麼、玩些什麼，還有台灣有哪些好吃好玩的，期待有一天能夠到台灣來一探究竟。他們對於台劇、台灣綜藝節目，還有台灣歌手的歌曲的熟悉程度，著實讓我吃驚不已。如果要說兩岸青年要有什麼最基本的溝通基礎，我猜想從台劇和綜藝節目會是一個很好溝通的起點。

東莞

在廣州待了一陣子之後，在老師的建議之下，我轉往東莞去做下一階段的田野調查。透過朋友的介紹我得以進入一家台資企業做參與式觀察，也有幾次深度訪談的機會。這家廠是在東莞的某鎮區，一家台商獨資的電子廠，成立有十幾年的時間了，基本上就是做接單代工的生意。因為身分上的特殊，我在各單位都待了一些時間，工程部、人資部、業務部是我經常活動的範圍。待工廠的這些日子，在他們的教導之下，我也學會了一些基本生產線上的操作。

在我訪談，或說跟他們聊天的過程中，發現他們對健康不是太在意。一開始的時候，我都會傻傻地直接問說：「啊妳生病的時候怎麼處理？」最常聽到的回答會是：「我身體很健康的，都不會生病。」這是標準答案，在我剛開始進入田野的時候，每次聽到這答案時，都會讓我懷疑起自己是不是選錯了題目、問錯了問題，「他、們、是、不、是、真、的、都、不、生、病！」完蛋了，沒辦法寫論文畢業了！這些焦躁的聲音不停地在我腦袋裡迴響。

但是急也沒辦法。通常都是這樣子，在台灣時對於田野地有諸多想像，想像應該是如何如何，

³ 資料來源：<http://zh.wikipedia.org/zh-tw/%E5%BB%A3%E5%B7%9E%E7%9F%B3%E7%89%8C%E6%9D%91>

⁴ 中山大學社會學與人類學學院公民與社會發展研究中心，網頁：<http://ics.sysu.edu.cn/index.htm>

等到一進田野時發現不是那樣時，也來不及了。這大概是很多研究生在進行田野的時候會面臨到的焦慮，但我已經進入田野地，一時也無法離開，只能硬著頭皮繼續做下去了。後來情況慢慢好轉，等到再過一陣子，又跟他們更熟的時候，他們開始很習慣我的存在，每天看到就會問幾句，我也會回問幾句日常閒聊。日常聊天的內容不一定跟研究內容直接相關，但聽一聽很多時候很多資料就是這樣聊出來的，包括當他們知道我是在做研究時，也會幫我想我可以去問誰，誰之前有哪些經歷等等。於是，我在假日時開始跟他們一起出去吃飯，他們也會找我一起逛街買東西，晚上下班時一起打球逛商店，聊一聊他們的兒子女兒現在多大，現在在哪裡唸書什麼的。這些雖然不全是研究的內容，但透過這樣聊天的過程，我也更加瞭解這些人的生命故事。

除了在工廠內跟農民工聊天之外，透過廠裡的台幹的介紹，我也到了附近的衛生站訪問醫生，很多廠裡的人生病了都會到這邊來看，據說醫術「還行」。在這樣的一個工業區裡，就有好幾家私人的衛生站、小診所和醫院，當然還有很多間藥房，建構出密密麻麻的醫療網，我驚訝於這種網絡的密度，以及在這麼高的密度下，這些衛生站和藥房又該如何生存？這背後一套醫療體系又是如何被建構出來的？這些工人、醫生又是如何理解這套系統？這些疑問不時地在我心頭浮現。

除了這一套體系是如何運作之外，我在工廠裡時，正遇到他們趕工的時候，生產線每天都加班，於是勞動和醫療之間的關係，透過趕工的過程又更加地明確。此外，我在東莞期間，剛好遇到紅眼病流行，也就是台灣所謂的「結膜炎」。很多小朋友在學校得紅眼病之後，回家傳染給爸媽，造成那陣子到處都可見到戴著墨鏡的人，一看就知道得了紅眼病。那時人人自危，而根據每個人的背景知識和人際網絡關係，也會有不一樣的處理方式。比如說有個朋友的爸爸是中醫，就弄來一個中藥的藥方說可以治紅眼症，他還把藥方給了我，說是已經幫助了好多人。而一般則是去鎮上的醫院打了針，幾天就好了。或者有人經

常感冒，經常去打針；有些人生病了怎樣都不肯打針，只肯吃藥，很多細微的差別都掩蓋在故事底下，等著人去挖掘。

決定選擇東莞作為田野地的過程中遇到很多雜音，最主要都是擔心我在東莞地區的安全問題，覺得那邊治安不好，一個女生這樣孤身一人難免會遭遇危險很不安全。這些問題在出發之前我也曾經焦慮、擔心過，所以就儘量帶比較樸素的衣著，不在外型上作太大的裝扮和變化，以期自己不要「那麼地像台灣人」，雖然口音不一定掩蓋得住，但至少在外型上不要讓人第一眼就可以辨認出來。回來之後，在東莞認識的台幹大哥在MSN上跟我說，他上禮拜在街上買東西時被扒走皮夾子，而另外一個台幹則是當街被搶，追的時候跌倒，只好帶著一身傷回台灣。而我很慶幸，這一路上一切平安。出去一趟，這些日子幫我的人很多，對我友善的那些人，我都深刻記著，銘感在心。

終於還是回到台灣

結束東莞的行程之後，我在深圳待了幾天，隨即從香港飛回台灣，結束了兩個多月的交流行程。如果說出去這一趟對於自己有什麼不一樣？大概就是更勇敢一點更堅強一點，因為看得多了一些，就越能夠包容差異吧。

回到台灣，回到熟悉的生活環境，當然很开心也很放鬆，畢竟這是自己的家園、自己生長的土地，但是在更多的時候，當很多人嘗試想要跟我討論一些敏感的政治問題時，我都會跟他們說，請他們自己去中國親身去走一趟。中國這麼大，必須要親身去看去體驗，然後，很多想法就會隨之改變。就如同對岸的朋友經常問我一些關於台灣的問題，以期能夠更瞭解台灣，而我則是很樂意作為一個溝通中介的橋樑，多跟他們說一些台灣的現況，多帶給他們一些台灣的好印象。或許兩岸在學術、經濟上的交流已經日益密切，但一般人民對於台灣社會的理解，仍然是很薄弱，還需要更多的努力。